

先秦土地信仰演變雜論

Initiative Study of Land Gods Apotheosis

鄒濬智

Jun-zi Zhou

摘要

目前所見討論土地信仰的研究，較少綜合考古、民俗及傳世文獻立論。也少有學者分期闡述單一時代土地信仰的變化。本文嘗試將土地信仰大分為原始及文明時期（先秦），並分層論說。得出先秦土地神崇拜演變：第一階段，將大地視做自然神，祂被賦予「母親」的形象；第二階段，崇拜已經被擬人化的土地神；第三階段，崇拜分散於各地各級的社。本文發現後來的土地神祇，除了佑護人們、保障農作物之豐收外，也兼任司鬼魂之神。但這個變化並非各地統一如此，而是各有進程、具地區性差異的。

關鍵詞：自然崇拜、地母、后土、社

ABSTRACT

There are less researching about land initiative according digging, folk and writting documents. There are less scholars focus to the different change of land apotheosis of different ages. We try to divide two ages of land apotheosis history and research how they different. Then we get the conclusion: In the first stage, Land gods are kinds of nature god. Some of them are clothed with the form of mother. In the second stage, people anthropomorphize land gods. In the third stage, people adore every place and every kind of “社”. Except for protecting and keeping people having adequate clothing and food, Land gods manage ghosts too.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processes in different places.

Keywords : nature Apotheosis, land mother, land gods.

一、前言

歷來討論中國土地信仰的文章不少，但同時結合考古與民俗資料、傳世文獻來討論的卻不多。土地信仰相關研究多半概論土地信仰的內涵，少有將土地信仰之變化分期闡述。本文欲做一初步的嘗試，除援用一部份相關考古、民俗資料外，並將中國土地信仰的演變粗分為原始時期（商代以前）、與文明時期（商代以後，斷限在秦漢以前）分別討論之。

二、商代以前的土地信仰

2.1 從土地到地母

《釋名·釋地》云：「地，底也，言其底下載萬物也」，「土，吐也，吐生萬物也」（本文所引經典原文悉參考「參考書目」所附之 1~4 資料庫，下不另註）。土地為萬物的負載者。在人類社會早期，

人們主要以採集和漁獵為生，人類所需要的各種野菜、果樹在土地上自然生長，人們所捕獵的各種動物在土地上棲息。但土地對人的生存並不發生直接的影響，因而此時期人們並不會特別去關心土地或神化土地，進而去崇拜土地。

當人口慢慢成長，採集漁獵而來的食物呈現短缺的時候，人類開始利用食用植物的生長特性而有計畫栽種它們，以維持足夠的生活物資。原始農業出現後，人類的生產方式由簡單地向大自然採集或狩獵食物和物資過渡到用自己的雙手去生產食物和生活物資，人類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生產方式發生了劇烈的改變，人們的生活便與土地有了直接的關聯。

然而個人所耕種的土地土壤，有的肥沃有有貧瘠，花了同樣的力氣和精神，所產出的農作物產量自然有所差異；另一方面，不同季節在同一塊土地

或相同季節在不同土地上種植相同的作物，產量也不見得會完全相同。先民無法理解土地的特質差別和不同氣候對農作物會造成特定的影響，便誤以為土地也像人和動物一樣有靈魂、有個性：土地高興時，農作物就會大豐收；若不高興，農作物便會歉收。慢慢的，土地有靈觀念便在原始人類的心目中產生[8]。

因為大地生養萬物以滋養人，原始人類也慢慢賦予「大地之靈」以「母親」的稱謂。豐產（生養）土地神觀念，是各種土地神觀念中最早的一種[10]。它是在土地有靈觀念的基礎上產生的。丁山認為，任何古代民族所崇祀的原始農神，都是自地母分化出來的[5]。

《尚書·禹貢》開篇提到：「禹敷土」，鄭玄注：「能吐生萬物者曰土。」在經學家的心目中，土地是生育萬物的母親，她生育的方式是「吐生」。「吐」字從口從土，讀音又同土，顯然是以土地中生長出植物這一自然現象為表意基礎的。植物發芽又叫「吐芽」，這其實是把土地想像成地母之口。神話學方面可以提供許多類似的表象，大地母神口中或生殖器中「吐」生出穀物來。如古代印度的大地和植物女神濕雅（Shiva）。在馬歇爾刊印的哈拉巴護符上，可以看到女神仰臥，植物從她的子宮中長出來。日本神話中的食物女神保食神的「吐生」功能尤為顯著：當她把頭轉向大地，口中吐出熟食；把頭轉向海洋，口中吐出種種魚類；她把頭轉向山巒，則又吐出種種野獸。神話思維中的女神之口同生殖器具有功能上的互換關係。基於此種功能轉換，所謂「吐生」的觀念方可以成立。這自然使我們聯想到基於同樣的口／生殖器轉換關係的感生神話：由口部的「吞卵」或其他吞食活動可以導致像象生殖器受精那樣的結果——懷孕和生育。陳夢家說「『土』和『地』是一字的分化[23]。」與「土」的生育功能相類似，「地」的最原始概念應該也同女性的生殖機能密切相關[27]。

2.2 從地母到土地神

在農業部落中，祈殖和農事密不可分，生殖崇拜涵蓋著人和土地的繁殖兩個方面。幾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曾將孕育萬物的土地母性化，大地既是生殖力旺盛的產婦，又是人類生育的保護者，將地神稱作老太太、老祖母、土地婆婆的部落不勝枚舉[14]。最初的地母是指大自然界的土地，並無具體

形象和偶像，這種狀況在歷史上持續很久。隨著農業和定居的出現，神靈觀念的發展，人類進一步崇拜土地，將地母與自身的生活聯繫起來。在紅山文化遺址當中出土了不少女神像，他們共同的特徵就是裸體且女性特徵明顯，張星德認為這些是豐產巫術的工具，使用時需與土地接觸，可看作是史前宗教中的土地神[21]。

土地有靈觀念是土地神祇觀念的重要來源。但遠古人類對這種土地之靈的看法還不夠嚴肅，所以一開始人們還不會以犧牲來祭祀祂、祈求祂。在原始人看來，凡是有靈性的東西，都能用巫術控制。所以在種植農作物時，為了獲得好收成，也運用巫術儀式，試圖給莊稼的生長以某種幫助[10]。

當人們用各種巫術儀式並不能促使農作物豐產時，人們便重新想像土地，「探索」土地之奧妙，這便逐漸形成幼稚的土地神觀念：認為土地由神靈主宰，農作物的生長、結果，完全由它控制，收成的多與少，取決於它的喜與怒。它不是巫力所能征服的，而必須用祭祀、祈求的方法才能打動祂，才能求得祂賜予農作物的豐收。這樣便產生了土地神觀念及其有關的祭祀儀式。在後來的宗教儀式中，人們為祈求豐年，甚至還會體諒生養人的大地地力，嚴禁一切對大地山川的壓榨和索取[30]。

人們崇拜土地神的最初目的，主要是為了祈求豐產，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主宰農作物的收成，是土地神的主要神職，也是祂最初的神職。

三、商代以後土地信仰的演變

3.1 商代——政治化土地神

自然宗教的土地崇拜，主要是崇拜自己群體居住區的土地，居住在那裡，就直接向那裡的土地獻祭。《史記·封禪書》：「自禹興而修社祀，郊社所從來，尚矣。」中國崇拜土地的自然宗教，其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時期。夏禹時，土地崇拜就以「社祀」的形式出現的說法雖不可靠，但如前文所述，夏代肯定存在有土地崇拜，只不過是否像《封禪書》所言那麼的進步，史料難徵。殷商社會，直接祭祀土地的原始地神崇拜，仍被保留著。殷以後，土地神的擬人化有較大的發展，但原始的地神崇拜的觀念和一些祭法，仍被繼承、延續下來。

商代甲骨文中的「土」字看起來好像是土塊，而「埋」字象形挖坑將牛、羊、犬埋於地中之狀，

有如在進行瘞瘞（埋）[4]；由此可推斷，殷人原來心目中奉為土地神的對象就是土地本身，而其祭法也是用掩埋祭品直接向土地獻祭的。這些都說明：殷人的土地神祭祀中，仍保留著濃厚的原始的土地崇拜成份。此外，商人所祭祀的地神，主要分為「亳土」、「土」和「邕（邦）土」三種。王國維認為「土」即是「社」[6]，三者的區別在卜辭中看不很清楚。春秋時代，宋國因是商人後裔而立「亳社」（《左傳·襄公 30 年》）。魯國因有殷遺民而保留「亳社」（《左傳·定公 6 年》）。可見亳社是商人居住地的土地神，凡有商人居住之地即可以立此社。《禮記·祭法》講王都內有兩種社，即「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則亳社即可能相當於大社，單稱「土」而在卜辭中所見祭祀最盛者，有可能相當於王社。至於邦社，因其少見於卜辭，則意義尚不清楚[9]。

殷人已不完全停留在原始的地神祭法，並有多種祭法混合使用著。隨著殷代經濟發展，其勢力範圍擴大，殷王還要對其國家有重要意義的區域地神，進行祭祀。但殷王要對全國各地的土地神一一加以祭祀是不可能的，對全國各地的土地神，只能設法統祭，或是創造出一個其神性包括著廣大地區的大土地神來，以節制祭祀的頻繁。是以殷代已有將土地神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方面進行祭祀的情況存在：

戊申卜……受中商年，十月。（《前》810.3）

南土受年。（《粹編》904）

東受年。（《粹編》903）

西方受禾。北方受禾。癸卯貞，東受禾。
西受禾。（《粹編》905）

癸卯貞：東方受禾，西方受禾（《續》2.29）

南方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癸卯貞：
東方受禾，□受禾（《戡》26.4）

□卯卜，北受年。（《粹編》906）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王吼，曰吉。東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粹編》907）

卜辭中也有合稱四方土地神而祭的紀錄，如：

壬申卜，奏四土于羌宗？（《掇二》，405）

辛酉，酒四方？（《續存》，1，1829）

其所祭的是對各方所有的土地神的統祭，或是祭祀管轄著該方廣大區域的大土地神，因卜辭不多見，內容尚不甚明瞭。

統祭和同類神綜合為一神，是多神崇拜轉化為一神崇拜過程中，最常出現的一種現象。宗教發展史上，不同民族的神，可以放在同一個廟中進行統祭。在宣示政治統一的同時也要統一宗教，占統治地位的民族通常將他民族的神綜合到自己的民族神中來，的何況同一民族的同類神，要進行統祭或綜合為一神，那就更容易辦到了。同時，卜辭中的地示神祇往往和先公或地名相混，地示和先公相混是因為古代社會中，人、神互相轉化是常事[16]；地示與地名相混則是不同學者對同一個字的不同看法所致[20]。

殷人祭祀的東西南北中五方的土地神，可能是初步被神化了的土地神，這種土地神不是體現於土地的自然屬性，不以土地為神的主體，而是管轄著一個地區的抽象化了的地方神。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下，中商（國都），由商王管轄，四方則由分封王族或功臣們統治。中央及四土年歲由國王祭祀貞卜，這種種貞卜權既然屬於國王，可見商王朝的四土和王族或功臣們在其轄區內是不能立社祭社的，更不用說商王屬下的官吏臣屬了[12]。

3.2 周代

1. 西周——擬人土地神、后土、社

殷商以後的土地神崇拜，就更趨複雜化了，呈現出一種大小土地神並存，以及祭法多樣化的狀況。管理東西南北四方的土地神，變成了五位具有具體形象的神祇，完全擺脫了土地的自然外殼，這些地方神祇的形象有些是從傳說中的人物或歷史人物中演變而來的[24]。《淮南子·時則訓》說：「東方之極，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北方之極，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這五位地神，本質上已經不是土地自然神，而是五個地區的土地掌管神。這種迷信觀念，不一定流傳很廣，因為書中為這五位神說教的神學內容是社會政治、道德和治民要訣，而不是一般民間信仰的迷信內容。而且，《淮南子》

本身和《禮記》所提到的祭禮都沒有記載這五位神[8]。

統一的西周封建王朝建立之後，出現了以整個土地為對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崇拜，即所謂后土崇拜。后土原本是對廣大區域之土地神祇的泛稱，但社會職業分工之後后土似乎成了職業神。據歷史記載有不少英雄多當过后土，並被後人奉為神靈[18]。《禮記·祭法》說，后土是人名，是共工之子，這可能是魯國地方上的迷信說法，因為《魯語》也有類似的記載：「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其他一些古籍則稱句龍是后土，如《左傳·昭公 29 年》：「社稷五祀，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但是後世對后土卻有種種不同解釋，有的把后土當人名，有的把后土當神名，有的把后土當官名。這是土地自然神轉化為人神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的混亂，因為各個地區民間心目中能轉化為社神的傳說人物並不一致，名稱習慣也不同，在某一國產生的迷信，他國不瞭解其歷史傳統，未必沿用，也不一定接受，所以後世便衍生出后土的多種身份，先整理如下：

(1)五行神兼地神的「后土」

a.五帝五神中的后土

據《左傳》所載，在夏朝以前，后土曾是五行神，亦是官名之一；同時也是社神。《左傳·昭公 29 年》說：

故有五行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

b.掌理國土的寺社、國社、里社等各級的社神及城隍

詳下文。

c.土公、土地神

漢代又出現了比社公更小的土地神，其職僅司掌一家宅舍之土地，稱之為土公。漢代民間以為興功動土，會傷害土神，招來禍災，所以在建築房舍及完工時，須先解謝土神[31]。東漢·王充《論衡·解除篇》：「世間善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

(2)皇地祇后土（與皇天地位相當的后土）

a.后土皇地祇

《史記·封禪書》所見漢武帝以前的歷代帝王，都以祭天為重。帝王親祭后土，並視其與天神相當，應是始於漢武帝元鼎 4 年。《史記·封禪書》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司馬談）、祠官寬舒議：「天地性，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b.女媧地母

漢代讖緯如《春秋元命苞》、《中候敕省圖》、《春秋運斗樞》等，都以為伏羲、女媧、神農三人為三皇。唐代司馬貞即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而撰寫《三皇本紀》，以補《史記》之缺。三皇原分為人格的三皇和神格的三皇兩者，後人將人格的三皇和神格的三皇相結合，於是伏羲為天皇、女媧為地皇、神農為人皇。道經《洞神八帝妙精經》將天皇、地皇、人皇三皇更析分為：初天皇、初地皇、初人皇，中天皇、中地皇、中人皇，後天皇、後地皇、後人皇，共九位。其中的中天皇君人面蛇身 13 頭，中地皇君人面蛇身 11 頭，中人皇君人面龍身 9 頭；後天皇君人面蛇身姓風名伏羲號太昊，後地皇君人面蛇身姓云名女媧號女皇，後人皇君牛面人身姓姜名神農號炎帝。道經將漢代讖緯所見的神格三皇稱為中三皇，將人格的三皇伏羲、女媧、神農稱為後三皇；把原來三皇的說法加以統一。道經既以女媧為地皇，於是女媧自然與地母信仰連上關

係，屬於道教的廟宇，人們自然便把女媧也稱為地母了。

c.幽都后土與土伯

宋玉《楚辭·招魂》云：「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歟血拇，逐人駸駸。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招魂〉據說是戰國時屈原的學生宋玉所作，用來招回他的老師屈原的魂魄，勸其魂魄勿遠游，唯有故鄉才是安樂之處。文中談到了幽都土伯，東漢·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鬻鬻，猶狺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鬻鬻，主觸害人也。」按照王逸的注看來，幽都是后土在地下的治所，后土的屬臣有土伯。土伯三眼虎頭，厚背血手，身體像牛，兩角銳利，捍衛地下幽都的門戶。而幽都，應與春秋時人死後入黃泉地下之說有關。

而地區性的土地神，後來則被稱為統稱為「社」。有社主之稱的土地神是由原始且普遍的土地崇拜直接發展來的，所以祂為社會各階層所信仰，流傳範圍很廣。《國語·魯語上》：「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如《淮南子·精神訓》：「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飯，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

《說文》：「社，地主也。」《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孝經·援神契》：「社者，五土之總神。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為社而祀之，以報功也」、「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可見，社之實質就是土地之神。土地神最初只主宰農作物的收獲[10]、社神原來只有自然屬性，在被擬人化之前，社神的代表是樹[17]。之後人們不斷地給它增加神職，使它身兼數職，甚至成為萬能的神祇，祂的自然屬性漸漸失去，並被社會屬性取代，逐漸人格化，成為管理各自地區、各個門類的地方守護神[19]。

相傳夏族祖神的禹，一說是治水神，也曾經擔任過社神[8]。人們把古代傳說中的禹的事跡誇大和神秘化的結果，禹就被供奉為祖宗神、社神、支

配水情的神祇。說禹是社神，古籍有種種記載，《淮南子·汜論訓》說：「禹勞天下而死為社。」《書·呂刑》說：「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從禹的神性、神格看，《史記·夏本紀》也說：「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這裡說的禹的神性雖有些雜，但最後結論是「山川神主」，是社神，西漢以後，禹被列入社祭之神，是比較確實的。《漢書·郊祀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後稷配食官稷。」又如，《三輔黃圖》卷5說：「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

除了禹，還有誰當了人神化以後的國家一級的土地神，典籍尚有其他種種說法。有的說是共工之子，后土；有的說是共工之子，句龍；有的說是顓頊之子，曰犁。后土亦顓頊之子，曰犁，兼為土官（《禮記·月令》注）；有的說是稷，稷又是社神，又是農神，「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祭義》）：「郊祀後稷以配天」（《史記·封禪書》）。在擔任過社神的眾多傳說人物裡，可以發現其中有很多也曾經擔任過後土，從這裡可以體認到，社和后土是極為密切的。社神人神化以後這種複雜的情況，反映了各地區古來不同的地神崇拜的傳統，如果硬要考證何說為是，何說為非，或是把這些不同的名稱都當成同一個人，可能達不到目的。

2.東周——社會化的社

春秋戰國以後，社祭蓬勃發展，社會各個階層都有社祭，州有州社之祭，縣有縣社之祭，里有里社之祭。《禮記·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為了社祭，全里的人都要出來為其服務，為社祭進行狩獵時，全國都要參加。這時的社神的神性，也更加社會化了，失去了土地自然屬性大部份神性的同時，卻也增添了許多與土地自然屬性無直接關係的神性。社神變成了與許多社會事務有關的神靈。

社祭的內容包括很多方面：農業方面的事務要求助於社神、求雨要進行社祭、日蝕時要獻幣於社、出征或凱旋也要在社舉行祭禮，「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脤，祭社之肉）於社」（《左傳·閔公2年》），「君以軍行，祓社，疊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左傳·定公4年》）；「大師，宜於社；及軍歸，獻於社」（《周禮·大祝》）。此外，免除災害也要舉行社祭，「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左傳·昭公 18 年》)；天子踐位，分封諸侯，互相誓約，有重要的事，都要祭社，如「桓公踐位，令豐社塞禱。」(《管子·小問》)等；此類記載甚多。這時的土地神，已經不是掌管有關土地事務的神靈，而變成了國、州、郡、縣、鄉、裡各級的保護神了。從迷信的本質來看，人們崇拜的已經不是土地的自然屬性，而是異己的社會力量，人們把某些異己的社會力量集中於社神身上而加以崇拜。所以這種社神，和現代民間所信仰的土地公——福德正神，沒有多大差別。

土地神的名稱、神性經過變化以後，作為祭祀場所的「社」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社」不單純是祭祀社神的場所，祭祀其他神靈的不少活動，也在「社」進行。不但「助時祈福為農」的春祈和秋報在「社」進行，祭其他「方神」以及其他所有的地上神靈——地示，也都在「社」進行。有時，連祭天神，也在「社」舉行，如《中庸》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這說明用社祭也可敬祭上帝。由此可見，「社」這個禮拜地神的場所，後來變成功能多樣化的敬神場所。

(1) 社的編制

《禮記·祭法》中記載著各階層立社之事：「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統治階層如此推廣社神崇拜，有一部份原因是社神迷信在麻醉民眾精神上面，能起極有利於統治階級的作用。由土地崇拜發展起來的社神迷信，在民間有廣泛的基礎，分級社祭適合於維護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和以封地為政治、經濟統治單位的封建社會。「天子之社，祭畿內之地祇也。諸侯之社，祭一國之地祇也。州社，祭一州之地祇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亦各視其所居之地，以為神之所生而祭之者也。」(《祭法》)由此可見，地神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帶有階級性、地方性。民眾在信仰階級性、地方性的地神時，自然就默默的接受了社會上不公平的等級制度。

據史籍記載，漢代以後，小至一家庭，大至一國，都有社。家之外計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州社、郡社、縣社、里社八種，家內之社即中霫。這些「社」都是不同級別的地域保護神。

大社即周朝全國之總社或天子之國社，《禮記·祭法》：「王自為群姓立社，曰大社。」大社又稱宗社或泰社，蔡邕《獨斷》：「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為群姓立社也。」《史記·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王社即天子家族或宗族之社，《禮記·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又名帝社。《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國社即諸侯國之社，《禮記·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侯社即諸侯家族或宗族之社，《禮記·祭法》：「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州社即一州之保護神。《周禮·地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郡社即一郡之保護神，漢制縣以上轄以郡，郡亦立社。《後漢書·祭祀志下》：「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縣社即一縣之保護神，周代無縣社，漢代始立之。漢時縣社稱公社。《史記·封禪書》：「因令縣為公社。」里社即一里之保護神，里社又稱置社。《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孔穎達疏：「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中霫即一家之社，《禮記·郊特牲》：「家主中霫，而國主社。」鄭玄注：「中霫亦土地神也。」孔穎達疏：「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霫。」除了以上九種社之外，尚有為特祭而設立之社，如軍社、耳社、虎社等。另有「戒社」，為亡國之社，《周禮·春官》：「喪國之社，有屋……使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白虎通義·社稷》：「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文獻雖見九種不同等級之社，但當時社的層級可能可更為複雜。譬如新蔡簡見有一類被歸為祭禱社稷文書的簡牘。這批文書登記有述、國、啟、里、邑等區域範圍祭禱社稷的情況[28]。在國社到里社之間多了一個啟、在里社與中霫之間多了一個邑。此外楚卜筮簡常見之受祀眾多地主：

……地主一牂。辛酉之(新蔡簡甲二 7)

……咎。禱地主一牂，佩玉_卦，以至室(新蔡簡甲三 52)

……地主……(新蔡簡甲三 306)

……公北、地主各一青犧；司命、司禍各一鹿，舉禱薦之。(新蔡簡乙一 15)

……一青犧，先之一璧；舉禱於地主一青

犧，先之一璧；舉禱於二天子各牂。(新蔡簡乙二 38、46、39、40)

……禱地主一牂，就……(新蔡簡乙三 17)

……巳之昏薦且禱之，地主。八月辛酉……
(新蔡簡乙三 60、乙二 13)

……三楚先、地主、二天子、坐山、北^方
(新蔡簡乙四 26)

……於地主一牂。(新蔡簡乙四 86)

……禱地主……(新蔡簡乙四 140)

……地主以……(新蔡簡零 3)

亦應是社的一種[25]。

(2) 祭社的地點

《詩·大雅·綿》：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父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揀之陂隄、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13]。

詩中把象徵土地神的土堆稱之為「塚土」。為什麼要築「塚土」祭社呢？應劭在《風俗通義·祁典》中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太平御覽》卷 532

引《孝經》：「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

但古代各地區民間，規定祭土地神的場所可能不同，因此先秦古籍對祭地神場所的說法很不相同。有的說：「地主陰」，所以祭地時要在北郊挖方坑，用瘞埋祭法祭地；有的說，天道圓，地道方，故於澤中方丘祭地，所謂「以夏至之日祭地於方澤」；有的說：「地貴陽」，所以要在澤地築一個圓壇作祭壇；有的說，祭地場所要選擇在樹林裡，如《墨子·明鬼》所說的「必擇林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社」，如「宋之桑林」；有的說，祭地時要在有境的土壇上立樹木進行祭祀。

大抵原始社會時期，人們直接崇拜土地，向著土地祈禱、獻祭，把供物撒在地上或埋入土裡。隨後有些地方，在祭地時累一個土堆作為禮拜的對象，或規定一個地方做為禮拜場所，這個土堆和禮拜場所日久之後，就變成了土地神存在的象徵或神體（社）。

社神產生以後，為了避免其依附的外表——社土受風雨侵蝕，人們往往在它的周圍種植樹木；或者選擇樹木叢生的地方，立置社主，以顯示出陰森神密的氣氛[14]。至於在什麼樹林和立什麼樹才合適，也著在前不同的說法。《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社，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穎達解釋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白虎通義·社稷》引《尚書·逸編》說：「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關於祭地場所的種種不同說法，雖然反映著不同學派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客觀上中國各地民間對地神的信仰存在著不同的習慣。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可能會產生一種為廣大地區所共同信仰的地神迷信和祭祀儀式。這種廣泛流傳的信仰的形成，常與官方的推廣有很大的關係。

社稷祭祀的禮儀制度，秦漢前後變化較大。夏社祭共工氏之子句龍，殷、周因之；夏祭烈山氏之子柱，殷改祭后稷，周因之。自漢立大社大稷，又立官社官稷，其制漸雜[11]，本文於此不多累述。

(3) 社神的分化

a. 五土之神

根據讖緯家的說法，社神后土之下尚分五神一

一五土：「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敬，封五土為社。」（《禮記正義》引「《孝經》說」）《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據此，讖緯家所謂五土之神可能就是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22]。

b. 稷神／穀神

周代祭祀社稷主要是以祭祀社神為主，稷神只是配祭[32]。稷神或稱穀神，祂也是土地之神——社神派生出來的[10]。孔穎達《禮記·郊特牲》疏：「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又「殷人只有社而無稷」，至周代才有社、稷之分[23]。

稷神之所以從社神中分出來，主要是由於社神所司神職太多、太雜。而五穀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五穀的收成如何，直接關係到人的生存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古人便在社壇之外，另設稷壇，祭祀稷神。《孝經·援神契》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遍敬，故立稷而祭之。」《白虎通·社稷》謂：「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從來從事農業生產的部族或國家，都要以社神和稷神作為重要的崇拜對象。因為社神是土地之神，稷神是百穀之神。這種禮俗起源很早，流傳時間很長[26]。

四、結語

根據本文的討論，先秦土地崇拜的演變可分做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將大地視做自然神，直接向土地獻祭、禮拜。此種自然神被賦予「母親」的形象，祂的神性也慢慢被聚焦、與其他自然神有所區隔。

第二階段，崇拜已經被擬人化的土地神，但在這個擬人化的土地神身上，集中著土地的自然力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此階段的土地崇拜主要以祭祀特定幾個擬人化神祇來表現。大範圍土地神慢慢演變出后土信仰、小範圍土地神則慢慢演變出社神信仰。

第三階段，崇拜分散於各地各級的社（類似後世的土地公、婆）[33,34]，幾乎所有與迷信相關的神秘儀式也都在社舉行。每一地段都有一個社神，祂們是該地區的管理者[29]，人們較為注意的是祂們的社會作用（保佑附近居民的平安），自然作用注意的較少（風調雨順）。

這三個階段揭示出先秦土地信仰的演變大勢，卻並非單線式進行著，各地區的演變時程先後仍然存在著差異，這是不得不去注意的一件事。

另外還要補充說明的是，人間有主宰者，陰間也有統治者。由於古代多實行土葬，人死後埋入土中，地表之下，墳墓裡面，無日月之光，漆黑幽晦，故古人稱死者居住之所為幽都或陰間。墓間多磷火，故稱幽都有「青火色」（《神異經·中荒經》）。由於陰間或幽都皆在地下，因而後來人們認為土地神亦兼有司鬼魂的神職，為陰間之主宰[10]。

參考書目

1. 「《四庫全書》電子版」，
<http://140.122.97.200/webacc/account.asp?num=skqs>。
2. 「【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http://140.122.127.253/dragon/>。
3.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
<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4. 「標點版《古今圖書集成》」，
<http://140.122.127.253/chinesebookweb/home/>。
5. 丁山，1988年3月，《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6. 王國維，2004年，〈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
7. 王慎行〈殷周社祭考〉，《中國史研究》1988年3期。
8. 朱天順，1986年10月，《中國古代宗教初探》，

- 台北：谷風出版社。
- 9.朱鳳瀚，1996 年 11 月，〈商人諸神之權能與其類型〉，《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0.何星亮，1992 年 5 月，《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上海：三聯書店。
 - 11.余和祥，2002 年，〈略論中國的社稷祭祀禮儀〉，《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 5 期。
 - 12.吳澤，1986 年，〈兩周時代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讀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4 期。
 - 13.李立，1996 年，〈從母神、冢土到五色壇——周人土地神崇拜的演變〉，《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 4 期。
 - 14.李錦山，2004 年，〈史前生殖崇拜及其信仰〉，《中原文物》2 期。
 - 15.林惠祥，1991 年，《文化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16.金澤，2006 年，〈民間信仰的聚散現象初探〉，《文史哲》1 期。
 - 17.俞偉超，2002 年，《古史的考古學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
 - 18.徐長菊，2004 年，〈土地神人格化之演變〉，《青海社會科學》1 期。
 - 19.徐國源，2004 年，〈民間神祇：信仰與傳播〉，《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 3 期。
 - 20.張秉權，1978 年，〈殷代的祭祀與巫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 冊 3 份。
 - 21.張星德，1996 年，〈紅山文化女神像與史前宗教中的土地神〉，《社會科學輯刊》2 期。
 - 22.曹書杰，2006 年 1 月，《后稷傳說與稷祀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3.陳夢家，1956 年，《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 24.楊海軍、王向輝，2004 年 9 月，〈民間土地神信仰的現象分析〉，《商洛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8 卷 3 期。
 - 25.楊華，2006 年 3 月 26 日，〈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http://www.bsm.org.cn/>。
 - 26.楊寬，1999 年，《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7.葉舒憲，1997 年，〈中國上古地母神話發掘——兼論華夏「神」概念的發生〉，《民族藝術》3 期。
 - 28.賈連敏，2004 年 1 月 11 日，〈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
 - 29.潘國英，1998 年，〈南方民間的土地神信仰〉，《東南文化》4 期。
 - 30.蔡文婷，1999 年 4 月，〈山川有神〉，《光華雜誌》。
 - 31.蕭登福，2005 年 2 月，〈后土與地母——試論地土諸神及地母信仰〉，《運城學院學報》23 卷 1 期。
 - 32.蕭靜怡，1997 年 5 月，〈從周禮天官及地官二篇看周代祭祀問題〉，《孔孟月刊》35 卷 9 期。
 - 33.龔維英，1996 年，〈古神話和仙話中地祇的變性探研〉，《池州師專學報》1 期。
 - 34.龔維英，1998 年，〈土地神的性別衍變及其神格的沉淪〉，《天府新論》1 期。

